

# 论《玛丽·巴顿》的叙事声音

魏恩文, 东 红

(黎明职业大学外语系;黎明职业大学学报编辑部,福建泉州 362000)

**摘 要:**《玛丽·巴顿》的叙事声音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其通过对19世纪英国工人阶层生存状态和心灵的展示,揭示了阶级的压迫性,对当时英国社会中所出现的劳资冲突进行了质疑。同时叙事声音宗教色彩浓烈,小说中的人物几乎都是以基督教的教义为自己行为、话语的指南,宣扬了上帝的仁爱、怜悯和慈惠。小说中的女性叙事声音一直沿用着温顺的词语,但却显示着女性意识。其中冷峻和温暖的话语交织,显示出女性的智慧、理性,表达着女性的自尊与独立。

**关键词:**《玛丽·巴顿》;叙事声音;意识形态性;宗教性;女性意识

中图分类号: 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558(2009)05-0083-04

19世纪英国女作家盖斯凯尔夫人的代表作《玛丽·巴顿》一直被称为“工业革命性小说”,它以19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宪章运动和罢工斗争为背景,真实地反映了工人阶层的生活及当时的社会矛盾,这使得其在19世纪的英国文坛独树一帜,同时也确立了盖斯凯尔夫人在英国文坛上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坚实地位。20世纪60年代以来,盖斯凯尔夫人的工业小说倍受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的重视,她在英国文学史上的贡献也获得了重新评价。在题材上,《玛丽·巴顿》的确具有里程碑意义,而它在艺术上的价值与效果也同样不应被忽视,尤其是其叙事声音的独特性。对于那些在社会中被压抑、被排斥的边缘弱势群体来说,声音是身份与权力的代称<sup>[1]</sup>。在新叙事学理论中,文本叙事声音所负载的社会关系涉猎至意识形态、宗教、性别关系等领域。《玛丽·巴顿》是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小说,文本中以全知叙述为主,显示出叙述者享有无上的权威,叙述者支配着整个情节的发展。虽然小说有时说教味过浓,叙述也显得不那么自然。但巴赫金把文本中的每一种表达,都

看作是众多声音交叉、渗透与对话的结果<sup>[2]</sup>。所以《玛丽·巴顿》全知叙述方式所传达出的叙事声音或以精致的隐蔽方式或以粗糙的公开评论方式传达出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宗教性及女性意识。本文所指的叙事声音包括全知讲述者的声音,文本人物的对话、独白、思考及转述。

## 一、叙事声音的意识形态性

《玛丽·巴顿》的叙事声音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文本通过叙事声音再现了那些被掩埋的话语,它们存在的意义在于它们重述了当时英国社会的底层——工人阶级的存在境遇,这种叙事声音有时会引用工人特有的粗糙、原始的言语重述大量被掩盖的事实。其通过对19世纪英国工人阶层生存状态和心灵的展示,揭示了阶级的压迫性,对当时英国社会中所出现的劳资冲突进行了质疑。当时“英格兰”主流意识形态是英格兰与工人对立而维护贵族和中产阶级的利益<sup>[3]</sup>。文本中的叙事声音对中心话语进行挑战、质疑,并试图实现对社会秩序和意识形态的重塑和巩固<sup>[4]</sup>。

收稿日期:2009-05-25

作者简介:魏恩文(1969-),男,黎明职业大学副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英国文学。

首先,小说中的叙事声音揭示出工人阶层与资本家之间的极端的贫富差异与两个世界之间的隔阂。这可以从小说中的人物——织工约翰·巴顿的陈述中听到:

我们有气力上一天工,就给他们做一天奴隶;我们流了血汗,他们挣了家业,可是两方面完全隔绝,象两个不同的世界,……好比《圣经》里的财主和乞丐一样,他们之间隔着一条跨越不过的鸿沟……<sup>[5]</sup>

这段在故事链条之内的人物的“声音”,有意识地将发生在《玛丽·巴顿》的故事情节“指涉”、延伸到了《玛丽·巴顿》的故事空间之外的意识形态层面。同是作者也时而踊跃地跳出文本,与读者对话并揭示劳资矛盾激化现象,如:

你可以想象得到他(约翰·巴顿)对资本家们是怀有怎样的仇恨了<sup>[6]</sup>。

在这里作者称读者为“你”,拉近了读者与文本的距离,使得这里的叙事声音象一种亲密的交谈。作者以第三方的态度急于向读者表白社会上这种贫者与富者之间被激起的矛盾。不论是作为创作者的作者主体,还是文本中的人物主体,他们的叙事声音在意识形态上都有鲜明的倾向性,对社会贫富悬殊现象的贬斥,都指向抵抗和改造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阶级分化这个宏大目标。

其次,小说中的叙事声音也表述了19世纪英国工人阶层极端贫困与艰难的生存状态。如文本故事链条之外作者主体的叙事声音满怀同情地毫无遮拦地表述:

……我听到了那些穷人的艰难痛苦的情况:他们到伙食铺买茶叶、糖、黄油,甚至面粉,每次只出得起半个便士;有些父亲母亲一连七个星期整夜坐着,把仅有的一张床和一床被褥让他们的儿女享用;还有些人在严冬季节一连几个星期睡在炉灶旁的石头地上,既没有粮食,也没有煤炭;还有些人被迫绝食了好多天,心里也不在存着什么好转的希望,在拥挤的阁楼上或是阴湿的地下室里苟延残喘,逐渐在饥寒和失望的压迫下,赶早进了坟墓<sup>[7]</sup>。

这里的叙事体现了盖斯凯尔夫人“试图通过直接对话与受述者建立联系的叙述”<sup>[8]</sup>的特点。其声音展示了工人阶层困苦生活的细节。这与恩格斯对英国工人阶级的描述:“生活的毫无保障、挣一天吃一天的日子,一句话,就是把英国工人造成无产者的那

种东西,对他们的道德所起的破坏作用比贫穷还要厉害得多”还要艰难得多。叙事声音对处与社会边缘生活层面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和坎坷命运进行了传达,展示了当时英国社会中习焉不察、见惯不惊的事物,发出了新的、被忽视、被压抑的边缘的声音。

第三,小说中的叙事声音也传达出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自己的伦理道德标准。在当时的英国,工人阶级是被统治阶级——无论是经济政治上,还是文化上。这是一个在生产关系上处于被雇用的阶级,或者潜在的被雇用阶级——因为自身除了劳动力已经没有任何资本。但他们仍坚持着自己的伦理道德标准,如在小说中当约翰·巴顿在谈及对女儿未来的期望时,他说:

我宁可她将来依照《圣经》上的指示,拿自己的汗珠去换面包,哪怕永远吃不到黄油,我也不要她做一个茶来伸手饭来张口的阔太太,白天在商店里打混,晚上在钢琴面前怪叫;等她爬上床去的时候,这一天里除了对她自己,对上帝创造的人类简直一丝毫没有好处<sup>[9]</sup>!

在这里以约翰·巴顿为代表的工人阶层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们渴望用劳动来换取生存资料。工人阶级因为没有任何可获得最根本生活必需品的保障,掌握不了也看不见自己的命运前途,但在他们对未来的憧憬中仍坚持着自己的道德准则。

## 二、叙事声音的宗教性

《玛丽·巴顿》的叙事声音宗教色彩浓烈,小说中的人物几乎都是以基督教的教义为自己行为、话语的指南。老爱丽思就是基督教义的传播者、实践者,这可以在玛格丽脱的转述中体现出来:

我相信她(老爱丽思)不论怎样悲痛,也不会十分烦恼。她一定以为一切是安排好的,她会竭力去发现这里面的好处在什么地方。每一件坏事都是上天的好意<sup>[10]</sup>。

这里的叙事声音体现了基督教先验地设定了超验上帝的存在,将人的自由意志置于上帝的自由意志之下。基督教的超越性一方面是对人的自由意志的遏止,另一方面要求人们自发地、由衷地像爱自己的父亲一样去爱上帝,并且无条件服从上帝的旨意,从而获得真正的自由。这样的宗教旨意要求人们在苦难面前克服焦虑与忧郁,保持平静坦然的心,正象老爱丽思所说的“焦虑的心不是圣洁的心”<sup>[11]</sup>。另外

在戴文保给妻子的信中也流露出这样的声音“……上帝是我们在天之父,无论他怎样安排,我们必须耐性忍受。”这里富有宗教性的声音突出了上帝的权威性,但却轻视人在救赎中的作用,把一切归于上帝的慈惠;上帝预先决定了谁遭诅咒、谁受提拔,人无法主动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被动地忍受责罚和痛苦<sup>[12]</sup>。

小说中的叙事声音还体现了基督教中所强调的上帝的慈惠,如作者借助约伯·李之口朗诵的班福德的诗占据了引人注目的篇幅,诗中反复回旋的诗句:“上帝帮助你,无依无靠,流浪的羔羊,上帝帮助穷人!……”就像宗教背景音乐在文本中流淌,使叙事声音具备了浓浓的宗教意蕴。而当爱丽思堕落到了做街头妓女的不堪境遇时,她还念念不忘母亲在童年时教给她的圣经中的语句“降福给心灵纯洁的人,他们当能见到上帝”。这里叙事声音将上帝的慈惠作为贫苦工人阶级救赎的唯一途径,宗教似乎成了穷人唯一的精神慰藉。

小说中的叙事声音还宣扬上帝的仁爱、公正、怜悯。当卡逊先生决定宽恕杀死自己儿子的凶手约翰·巴顿时,他引用《圣经》中的话:

愿上帝怜悯我们这些有罪过的人——赦免我们的罪过,正像我们赦免人家对我们犯的罪一样<sup>[13]</sup>。

这里所体现的是基督教所宣扬的上帝的仁爱与宽容。上帝赐予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利,赋予人类自由的意愿,并不干预人的意志的自由选择,而只是对自由选择所产生善、恶后果进行奖惩<sup>[14]</sup>。上帝仁爱与宽容表现在只要人们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对自己的错误有悔过之心,坚定信仰,通过漫长而艰难的历程,就一定能够得到原谅。

### 三、叙事声音的女性意识

小说中的女性叙事声音一直沿用着温顺的词语,但却显示着女性意识。其中冷峻和温暖的话语交织,显示出女性的智慧、理性,表达着女性的自尊与独立。小说文本中具有女性意识的人物是玛丽·巴顿,其对杰姆的恋情表现了她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和自我实现的冲动。

……她不得不承认她对杰姆的爱情超过了一切人和一切东西。……她想到小卡逊总是拿些小零小碎的东西来引诱她,她简直觉得他有些可恨了。她看到各种的奢侈排场,一切赏心乐事都是那样空虚、

无聊,除非她能 and 杰姆一同来享受……<sup>[15]</sup>

这全知全能的叙事声音显示出玛丽·巴顿强烈的自我独立特征,她渐渐觉醒的爱的意识的强烈,对自我意识的无拘无束的放纵。这时候来自任何权威的规则 and 限制已经被掩盖,剩下的只是来自生命深处的本能反应。玛丽·巴顿这种本能的释放在审判杰姆的法庭上达到了极致。当律师询问她在小卡逊 and 杰姆中她喜欢哪一个时,她不顾少女的羞惭,对法官直言:

“……我爱杰姆,就是现在受审的那个人,无论什么言语也形容不出我对他的爱,世界上的一切的东西放在一起也抵不上我对他的爱;……我就知道我怎样爱他——爱得超过了我自己的生命”<sup>[16]</sup>。

这里体现了女性的勇气与自我意识。玛丽·巴顿13岁时丧母,母亲在她成长过程中的缺席一方面使她失去了心灵依赖,另一方面也使她在一个缺乏约束的环境长大,这使得她的独立个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文本中的叙事声音颠覆了男性拯救女性的神话表述,玛丽·巴顿的声音突破了既有的社会秩序,强化了女性的独立力量,颠覆和解构传统的爱情模式中“王子拯救落难公主”的刻板情节,创设出女性主体的自我拯救的智力与勇气。玛丽·巴顿安慰威尔逊太太说:

“啊,威尔逊太太,不要这样伤心!我们一定会替他脱罪,你看着吧。不要着急,他们没办法证明他有罪!”<sup>[17]</sup>

这里女性成了男性的拯救者,虽然在文本中,爱丝特始终认定杰姆是玛丽·巴顿的拯救者,认为他能够阻止她的失足与堕落。但实际上玛丽·巴顿是自己的拯救者,她听从了自己内心的声音,主动放弃了与小卡逊的周旋,一心渴望着杰姆的爱。同时,她又怀着必须拯救杰姆的信念,在法庭上面对众人陈述自己对杰姆的爱情。此时,既定的男性的规则与常规碎裂,被拯救者玛丽·巴顿转换成拯救自己爱人的“女英雄”,叙事声音凸现了女性意识。但充满力量的女性角色在文本中却始终处在来自于男性及其男性社会中带给她们的种种压迫 and 限制之下。作为家庭温情女性叙事者<sup>[18]</sup>的盖斯凯尔夫人并非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全知的叙述者讲述了玛丽·巴顿与杰姆终成眷属的幸福,重演了妇女从属于男子,被逐的女性回归了家园,并寻找到男性权威的庇护的传统神话。

《玛丽·巴顿》的丰富性使其作品蕴含着多重声音,在平静沉着的叙事话语中,从源于现实生活的缓缓叙述中,从作品中的叙述、对话入手,分析其众多声音的内涵。揭示其与主流意识、主流价值观之间关系,揭示文本所反映的意识形态、宗教性与女性意识。

参考文献:

[1][8][18]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3,103

[2]陈永国.互文性[J].外国文学,2003,1:75-81.

[3] David Morse. High Victorian Culture[M]. 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93.47

[4]陈蕾蕾.乔治·爱略特早期作品的新历史主义解读[J].外国文学研究,2002,(1):54-60.

[5][6][7][9][10][11][13][15][16][17]盖斯凯尔夫人.玛丽·巴顿[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11,30,108-109,113,58-59,59,503,170,438,335-336

[12][14]张伯香,曹静.《失乐园》中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J].外国文学研究,1999,83(1):49-53.

## Ideological Nature, Religiousness and Female Consciousness

Wei Enwen & Dong Hong

(Liming Vocational University, Quanzhou 362000, P.R. China)

**Abstract:**The narrative voice of Mary Barton, with a marked ideological nature, reveals the class oppression and questions the labor-capital conflict in 19-century England through the delineation of the living conditions and the inner life of the working class. The narrative voice is characterized by a strong religious color. Almost all of the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preach God's kindheartedness, compassion, benevolence by practising Christian doctrines. From beginning to end the female narrative voice in the novel finds expression in the use of meek language, but displays female consciousness. The interweaving of stern and mild discourse shows the wisdom, reason, self-esteem and independence of females.

**Key words:**Mary Barton; narrative voice; ideological nature; religiousness; female consciousness

(上接第 101 页)

## On the Repeater and the Creator -- Reflections on Narcissu

Guo Zongxuan

(Xiamen University, Fujian 363105, P.R.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takes the story of Narcissu for the clues,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personality traits from the hero's emotional, psychological and emotional changes, and expounds the negative viewpoint of value, the lack of belief, and inner hollowness---this duplication and psychological models. It comes to a conclusion that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repeaters and creators lies in: their beliefs decide the influence of the various degrees on the reality.

**Key words:** duplication; creation; beliefs; sociology; psychology